

認識蠟染 手織布工藝

動手傳承少數民族非遺文化



蠟染、花藝、手織布等乃中國傳統手工藝，歷史源遠流長，部分更是來自少數民族的重要傳統手藝，每當遇上喜慶時節，正是展現這些傳統手藝的好機會——苗族以蠟染技術把布料印上各種有寓意的圖案、布依族利用色彩鮮艷的手織布製成衣裳，手織布更在2007年列入貴州省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各種手工藝流傳至今，仍是少數民族女性必要學習的手藝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Aimee

中國傳統手工藝你或許了解過，可未必有親手製作的機會。荷里活廣場和志蓮淨苑聯合舉辦的大型中國藝術展「傳與承藝術市集2019」由昨日起一連三日於荷里活廣場一樓明星廣場舉行，當中陶藝、中國花藝、手織布、丹寨蠟染、繅絲等九種中國傳統手工藝聚首一堂，部分更設有工作坊供市民親手製作。早前記者參與活動的傳媒預覽，了解到工藝品的製作方法。

志蓮淨苑副執行秘書侯宛梅表示，志蓮淨苑的建築融合了中國傳統手工藝，希望透過是次活動把手工藝在現代社會傳揚開去，「佛寺的供桌上使用的器具包括了不同的傳統手工藝，如陶藝中以陶瓷做成的供碟、花瓶；布藝中也會刺繡經文在織物上；布簾也會採用蠟染的方法印上精細的圖案，今次整個活動中的工藝品都是環繞着我們的日常用品，我們想借志蓮淨苑這個佛教的平台，把中國文化和工藝成為一個載體，在文化傳承上出一分力。」

板藍根製蠟染染料

丹寨蠟染是苗族的傳統手工藝，染上藍色的布料透出各種白色的圖案，製作蠟染的桌上放着的工具並不多，一個小型的電暖室內是溶成液體的蜂蠟，數把用銅片製成的蠟刀，一塊布就行了，接着是你要專注地描繪布上的圖案，「挑選一把合適大小的蠟刀，沾上蠟，然後在布上畫圖案，蜂蠟在加熱時會愈來愈深色，但蠟的顏色並不影響製成品。」身穿苗族民族服裝的楊光艷在工作坊上簡介及指導丹寨蠟染。

在布上完成圖案後，就可以染色了，把布直接浸在染缸中約三分鐘，其間要不斷

編織手織布



■陳婆示範使用織布機。



■手織布作品。

翻動布以確保上色均勻，然後把布取出沖水，再浸在染缸中，重複步驟最少三次，而顏色的深淺則基於染色次數，當中布料經蠟覆蓋的部分，則不會染上顏色。完成染色後就可進行一個步驟——脫蠟，把布料放在沸騰的水中浸泡一會兒，蠟就會脫下，完成作品。

仔細留意苗族蠟染的作品，不難發現作品上經常出現蝴蝶圖案，苗族人稱這些圖案為「蝴蝶媽媽圖騰」，「蝴蝶是苗族祖先，所以我們很常畫蝴蝶在布料上，希望可以得到祖先的保佑。」楊續說。而苗族採用的上色方法均是植物染，藍色更是常



■活動呈現九種傳統工藝。

用的顏色，藍色染料是用板藍根的葉子和莖漬出汁液而成的，先會用刀把葉子和莖剝細，放入缸中並加入石灰發酵，製成染料。

布依族織娘製手織布

少數民族布依族位於中國的西南部，是一個擁有較多人數的少數民族，而手織布正是當地的傳統手工藝。是次來自布依族的陳興珍（陳婆）是當地的「織娘」，她更帶同在當地使用的傳統織布機到港，示範及指導參加者織布。一部織布機的活動部分大致上可分為飛梭（梭子）、扣板和腳踏板，是次活動中的木製織布機外形相當樸素，陳婆小心翼翼的坐在織布機內，手執着繞了棉繩的梭子左右穿梭在棉線間，每次用梭子穿梭棉



■來自布依族的陳婆。

作成圍巾、衣裳等。手織布除了考驗技巧，更是考驗着耐力，「一條2米的圍巾，若只計算編織布料的時間，大約要花12小時製作。」朱續說。

線時，還得顧及扣板以整理當中的棉線，再用雙腳一上一下的踏着踏板，這才算完成一下動作。

「這次的示範只有兩個踏板，用來織簡單的圖案，其實織布機可增加至四個踏板，透過不同次序的踩法來編織不同的紋路，製作過千種的圖案。」帛巴瑞創辦人朱興東在旁詳細的講解着這門手工藝。布依族會把編織好的布料用針線拼湊在一起，製

花藝增生活藝術感



■花藝師何博雯

現場更有中國花藝插花工作坊，也提供了鮮花供參加者使用。中國花藝弘揚「生活藝術化」的概念，注重把生活空間變得有藝術感，從藝術的角度出發去規劃空間，實現插花回歸生活的根本目的。要製作花藝作品，必先準備花材和花器（即花瓶），花材以枝材、葉和花組合成，選用合適的花器可容易固定花材。花藝師何博雯在現場即席示範和講解花藝技巧，她運用劍葉繞成一個細小的圈，並固定在花瓶口上，後再插上花，要固定花朵，可以用剪刀在花莖末端剪成斜角，讓斜角貼在花瓶內側，而剪斜角也可以增加花朵的吸水面。

「首先你要認識花材，因為每種花材的特性也不同，其後也要了解花器，因為花器會影響整體的造型，最後就是整個作品的構圖，各種組合起來就成為作品。」

馬醉木和菊花組成的花藝作品。



何說。她建議新手可選擇外形和瓶口較細小的花器，花材方面可挑選本身已有造型的花朵，如菊花、蓮蓬等，會較容易完成作品。

走東走西 余綺平

一條大橋

位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的內陸海黑海，自古以來是兵家必爭的戰略重地，其沿海國家俄羅斯和烏克蘭為爭奪克里米亞半島的控制權，兩國關係長期緊張。去年五月，一條橫跨俄克兩地的大橋通車，俄烏戰局一觸即發。另一方面，數十萬俄人通過新大橋湧至克島度假，預料今夏遊客將達百萬。

據俄國官方數字稱，短短一年間，逾八十萬俄國人坐旅遊車穿過這條全長十九公里、號稱歐洲最長的刻赤海峽大橋（Kerch Strait Bridge）前往克島旅遊，人數破了紀錄。報道說，上月的五月長假期，人潮開始出現，估計到今年十月底，仍屬旅遊克島的高峰期。

《俄羅斯電視》新聞報道說，克島擁有許多海濱療養城市，自然風景如詩如畫。新刻橋是公路和鐵路兩用橋樑，公路先行通車，今後，來往俄克兩地更加快捷、便宜和舒適，勢必吸引旅客重遊舊地。

克里米亞半島從前是俄國達官貴人旅遊勝地，有兩代沙皇在此建造皇宮，許多文人雅士如作家契訶夫和托爾斯泰等，也去克島養病或居住。報道說，如今俄國中產階級人數急增，他們懂得去克島享受生活。

克島最著名的海濱療養城市雅爾塔（Yalta），面臨黑海，曾經是世界矚目之地，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，美、英和前蘇聯三國首腦聚集雅爾塔開會，商討戰後重新瓜分世界地圖。報道說，前往克島的旅客，三分一會去雅爾塔，今夏的雅爾塔還準備了音樂節和電影節迎客。

克島位於俄國西南部，兩地相隔一條刻赤海峽，北部則與烏克蘭相連。二百多年前克島被俄羅斯帝國吞併，一直歸蘇俄管轄。一九五四年原蘇聯為紀念與烏克蘭合併三百年，將克島劃歸烏克蘭管治。但蘇聯解體後，俄烏兩國因克島的歸屬問題關係緊張。



■歐洲最長的刻赤海峽大橋。網上圖片

二零一四年克島舉行全民投票，超過九十六個百分比的投票者贊成加入俄國。但烏克蘭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，卻不承認此次公投結果。西方開始對俄國實施經濟制裁。

克里米亞有歐洲「火藥庫」之稱，戰略位置重要，島上其中一個深水不凍港，是俄國黑海艦隊的主要基地，故克島歸屬權對俄國的意義重大。在克里米亞以聯邦主體身份宣佈加入俄國當日，俄總統普京即下令興建刻赤海峽大橋，連接俄克兩地。一年前通車那天，普京親自駕駛卡車為新橋進行開幕剪綵。

這座新橋，成為烏克蘭和西方國家的眼中釘。大橋通車那天，烏克蘭在靠近克島邊境秘密部署了數十枚地對地導彈，目標鎖定刻赤海峽大橋。

上月俄國五月長假期，滿載俄人的旅遊車一輛接一輛駛過刻赤海峽大橋。隨車電視台記者介紹，夏天的克里米亞像非洲大草原，已被餓飽和被馴服的獅子老虎，在車旁走來走去，溫暖的海洋和大自然景物，像從嚴冬甦醒過來，海水被陽光照射得閃閃生輝，到處梨花盛開。記者乘坐從雅爾塔開往南部海灘的旅遊車，沿途介紹景色。只見山脈縱橫，險峻山峰令人膽戰心驚，車外吹來的清新空氣，如入仙境。

丁玲紀念館

晚上的火車，在常德只能停留半日時間，我選擇了三個地方：丁玲紀念館、常德會戰紀念碑和沅江江畔。丁玲和沈從文1925年相識，很快，他和丁玲的第一任丈夫胡也頻三個「天涯淪落人」成為摯友，三年後三人在上海合辦短命的《紅黑》月刊，又過了三年，胡也頻被當局殺害。1932年丁玲被捕，沈從文立即請胡適等有影響力的人物組織營救，撰寫《丁玲女士被捕》、《丁玲女士失蹤》向當局作公開抗議。當時社會誤傳丁玲被槍殺的消息，沈從文立即撰寫長篇傳記《記丁玲女士》。

然而，1936年到延安的丁玲怒斥沈從文是「貪生怕死的膽小鬼」，原來那本傳記成為惹怒丁玲的重要原因：「看把我寫成一個什麼樣子，簡直是侮辱！完全是他的低級趣味。」



呆儼

■丁玲紀念館位於丁玲公園入口處。



味的夢囈！」有學者認為，沈從文本無意詆毀丁玲，他所犯的「錯誤」實際上是幾乎所有舊時代的男性作家共同的通病，即全然站在男性的立場、以男性的眼光去審視女性。時至今日，「丁沈之爭」已成為歷史，箇中是非曲直，外人很難給出準確的評判。所以很想看看丁玲紀念館怎樣處理這二人的「間隙」或恩怨。

紀念館位於常德新區「丁玲公園」內，入口處兩側各有五位「中國文學名家」的畫像，魯迅位於左側居首位置，丁玲和沈從文在右側，這兩位湖南籍作家、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摯友並排卻被冰心隔開，看來佈展者頗費了一番心思。

紀念館展示一張照片的圖片說明是：「沈從文、張兆和及兒子龍朱和妹妹沈岳萌（左）1935年合影。次年春，沈從文送幼子龍朱去蘇州張兆和家，順道到南京郊外苜蓿園看望丁玲，看到丁玲當時的

困境，主動勸她到外邊做點事，弄點錢養身身體，並說他認識教育部長王世傑可以請他幫忙，丁玲當場謝絕了他的好意。」

這解釋的效果無疑增強了丁玲的革命性，作為革命者，豈能向反動派討飯吃？另一層暗示是，當年的沈從文不過是和統治者搭得上關係的「市儈」。步出丁玲紀念館，回看這組在丁玲公園襯托下的白色建築，回味紀念館中一幅幅坐在主席桌上、與政界要人合影的圖片，她的作家身份、她的《太陽照在桑乾河上》相比之下顯得似乎並不重要了。

1948年夏季的一個夜晚，沈從文自信地對兒子說：「這書（《湘行散記》）裡有些文章很年輕，到你長成大人時，它還像很年輕！」更誇口說：「要好好的來寫些。寫個一二十本。」七十年過去，沈從文作品中的翠翠、爺爺、沅江上的水手、妓女卻依然栩栩如生。這就是文學的價值、藝術的魅力！